在偏鄉點亮孩子的閱讀與生命力



‖ 莊淑涵　高雄市廣興國小新威分校教師

一 在山裡教書，從一個問題開始

剛通過教師甄試那年，筆者被分發到高雄山區的一所特級偏遠小學。校園只有六間教室，全校學生不到三十人。第一次踏進校門，看著操場上稀稀落落的孩子身影，心裡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：「在這樣的小校裡，孩子能擁有哪些學習與成長？」

不同於市區每班近三十名學生的熱鬧課堂，偏鄉的教室因學生較少，彼此關係反而更緊密。這份靜謐，讓我看見少子化與偏鄉人口外移帶來的現實。作為一名初任教師，筆者不禁思考：當孩子愈來愈少，身為教師，能為這個地方留下什麼？

二 用閱讀陪伴孩子

筆者選擇從「閱讀」開始——每天早上安排 10 分鐘的全校晨讀時間。這裡的孩子多為隔代教養或來自務農家庭，家中書本不多，但他們會早早到校，靜靜翻書。後來，我在孩子到校時播放輕音樂，孩子們逐漸喜歡並習慣閱讀，更享受這段晨讀時光。

結合每月的品德教育主題，規劃相關繪本，並邀請社區媽媽分享品德故事。有一次，故事媽媽講《害怕

沒什麼大不了》時，一位二年級孩子舉手，小聲說：「老師，我也有害怕的事，我害怕跟阿祖一樣死亡。」那一刻，筆者愣住了，也突然明白——偏鄉的孩子雖然年紀小，卻更早面對離別；有人失去阿公，也有人只和外婆相依。於是，筆者以繪本為起點，設計「閱讀生命課程」，與其他教師帶孩子共讀《爺爺的天堂島》、《我永遠愛你》及《爺爺的天堂筆記本》等書，並延伸至《雲上的阿里》、《世界上最棒的葬禮》及《一公升的眼淚——亞也的日記》等作品，在閱讀中自然融入生命議題。有孩子寫：「我希望阿公在天上，也能吃到家裡種的好吃水果。」那句話，稚嫩卻深刻。筆者深深相信：閱讀是知識的學習，更是心靈的陪伴。

三 把世界帶進山裡：讓孩子遇見作家

在偏鄉推動閱讀並不容易，最大的挑戰是「資源的距離」。為了讓孩子能親耳聽見作家的故事與創作歷程，本校開始每學期舉辦全校性的「與作家有約」活動。邀請作家進到山裡，對筆者來說，不是一封信或一通電話的事，而是一段路——來回兩小時的路程。於是，開著我的小車，親自下山接作家，待活動結束，再送回市區或高鐵站。

每次活動結束，孩子都捧著簽名書，興奮地討論著故事情節，他們開始明白，寫作的靈感來自生活——眼神裡閃著光。藉由不同作家的鼓勵與分享，孩子得以看見更寬廣的世界。

四 讓閱讀變成舞臺：孩子被看見的時刻

隨著閱讀課的推動，孩子們開始勇敢地「說故事」。學校每個月舉辦「小小說書人」活動，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分享一本書。有一次，一位生性害羞的學生第一次上臺，講完後紅著臉說：「老師，我講完的時候，好像不會害怕上臺了。」那句話，成了每位偏鄉教師持續耕耘的理由。我們也舉辦「為愛朗讀」活動，讓高年級孩子進到低年級教室，與學弟妹共讀一本書。

後來，筆者鼓勵孩子參加校外的「剪報心得比賽」，他們將閱讀心得貼成報紙，並寫下感想。出乎意

料地，有幾名學生獲得獎項。當頒獎名單傳回學校時，孩子們驚呼：「我們真的得獎了！」閱讀，讓他們感受到「努力可以被看見」。學校也開始出現幾位作品刊登於國語日報的小作家。

五 連結社區：讓閱讀成為文化的根

在山裡，學校不只是學習的地方，更是社區的心臟。藉由校訂課程結合閱讀，我們帶著學生走進社區，訪問阿公阿嬤，聽他們說老故事。孩子們把這些故事畫進「家鄉繪本」，用自己的方式記錄。當他們在課堂上朗讀時，那些土地的聲音也被重新喚醒。

在這樣的小校裡，筆者看見閱讀的另一種力量——它不只是學習的工具，更是文化延續的橋樑。

六 結語

幾年下來，學校的閱讀推動逐漸成形：孩子不只閱讀量增加，也更懂得傾聽與分享；教師間形成閱讀結合藝術創作社群，家長走入社區圖書館，主動借書與孩子共讀。偏鄉小校也逐漸形塑出屬於自己的閱讀文化。

剛到山裡時，筆者也曾懷疑：「在這樣偏遠的地方，教師的努力，真的有人會看見嗎？」如今我體會到，在偏鄉耕耘，不是為了被看見，而是為了讓孩子看見自己。筆者時常提醒自己：「老師有一天會離開學校，但學校文化與孩子的能力會被留下。」於是，筆者參加教育部舉辦的閱讀推動教師培訓，學習系統化的閱讀教學策略，並回到學校推廣偏鄉校園閱讀。

閱讀不只是一時的活動，而能成為一種可持續的學習文化，即使老師離開了、學生畢業了，這份閱讀的火種依然在校園裡延續。

山裡的早晨，學生雖然不多；少子化的影響下，學校正面臨裁併校危機。然而，教室裡朗讀聲依舊，孩子的學習不曾中斷。或許有一天，這所學校會因少子化而改變，但在孩子心裡會永遠記得：曾經有老師陪他們讀過一本書、說過一個故事。